

桐鄉文史資料

第九輯

69



90
12

11.04

桐乡文史资料

第九辑

桐乡县民国时期史料

(二)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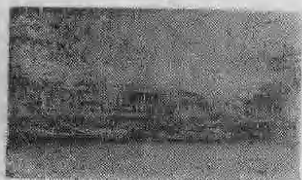
浙江省桐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民国26年（1937）崇德
丝厂新落成的第一幢工房

（蔡一供稿）



崇德丝厂建造时运输船停满大
通新桥旁的河埠

（蔡一供稿）

当字举例

青並紅灰四字。其並藍

字旁上頭餘三字可誤。

果

白水樹體果
兩字連在一起
餘字可誤四字
與現無商估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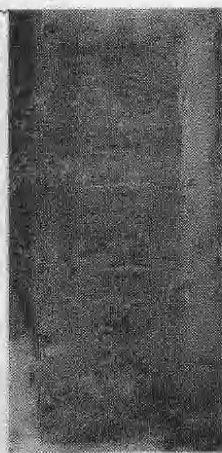
以鐵鍊器花

銀光扁獨四字。銀字入耳
右邊旁長部。此字代以他
不同意韻皆草體。可作
獨但為字幅不合草信。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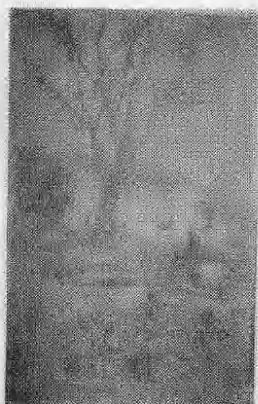
月獨白麻四字。月字
草書更為了。而相近
獨字多。以故才開書寫
半今更宜。恒字合在獨字下方。

草書相字多。字和帶筆。左手抱式。字和
為以銀光獨的。古利兵。可也。指項圈。字全。是。銀
金。生。創。原。自。無。意。式。三。山。字。用。一。吃。巧。的。有。意。成。
成。即。帶。現。此。方。仍。通。用。



現存于崇福鎮橫街均善長興塘界石

(崇福鎮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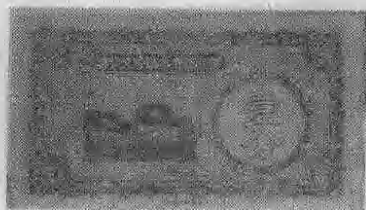


1934年大旱时的石门运河
胡建伦提供，李力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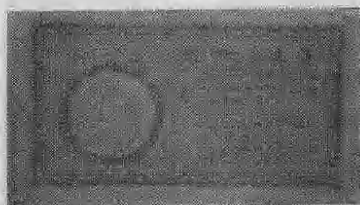


丰子恺先生于民
国廿三年在石门湾作
的漫画，上为《云
霓》左下为《施粥》

缘缘堂供稿



渡院临时欠找券
(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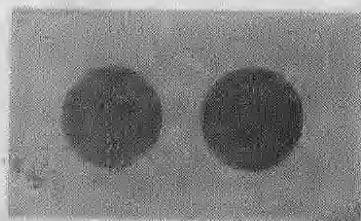


(反面)

(渡院镇供稿)

渡院一分铜元

(渡院镇供稿)



目 录

秋瑾的女弟子徐小淑·····	蔡 一 (1)
忆父亲李恺良的几件事·····	李迎雷 (7)
抗战时期的桐乡城濮区署·····	丁培源 (11)
嘉兴起义军途经乌镇的回忆·····	沈侃铮 (15)
民国时期原桐乡县政府的隶属关系和人事更迭 ·····	伍 仁 (18)
桐乡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记略·····	伍 仁 (23)
解放前夕青镇的护粮缴枪斗争·····	沈侃铮 (25)
日军大麻暴行身历记·····	金福顺口述 (28)
腾云桥的一次抗捐斗争·····	胡 玉 (30)
民国时期屠甸的武装组织·····	王载林 (32)
费国祥参加常州三牌楼看守所劫狱记实·····	董能勋 (34)
原崇、桐两县三青团筹备处组织概况·····	董能勋 (37)
崇、桐两县的汪伪国民党组织概况·····	董能勋 (41)
记本县第一家现代工业——崇德丝厂·····	水 化 (45)
民国时期的濮院丝绸业·····	陈兴葵 (48)
濮院绸织作的工艺特色·····	朱培正 (51)
濮院的丝线业·····	朱培正 (54)
乌镇绵绸和泰记绵绸庄·····	钱学文 钱学善 (56)
民国时期桐、崇两县电业兴衰记略·····	陈炳甫 (59)

漫谈民国时期乌镇的商业	朱半侯 沈 宜	(66)
抗战前十年石门商业一瞥	邹志浩 丰 桂	(72)
崇德的民营钱庄	蓉 汀 张 望	(77)
崇德的典当业	李蓉汀 张 扬	(83)
民国时期崇、桐两县的徽州茶商	知 秋	(88)
濮院当铺的衰落	陈兴冀	(95)
桐、崇两县搬运行业概况	屈楚宝	(96)
民国时期的濮院榨油业	陈兴冀	(99)
乌镇高公生酱园	徐家业	(102)
洲泉猪羊行忆旧	金殿坤	(104)
民国时期崇福的茶馆、旅馆业	张 罗 蓉 汀	(106)
濮院的一分铜元及商业临时欠找券	陈兴冀	(110)

《新乡人》与《新桐乡》	沈忠于供稿	(112)
杨园学社创立始末	一 叶	(116)
漫话新乌青社	张上帆 沈 宜	(120)
《桐乡民报》	沈振声 劳元鼎	(126)
音乐之家	李恺良遗作	(128)
民国时期崇德的戏院与书场	松 柏 芝 阳	(132)
昙花一现的杨园话剧团	沈 宜	(136)
《桃李谱》成书前后记杂	张振刚	(138)
崇德旧时的几种民间娱乐	有 金	(141)
桐乡乙种农校	沈炳元 杨永其	(146)
桐乡崇实小学	杨永其 陈祖铭	(148)
忆崇德晚村小学	蔡国瑞	(152)
屠甸崇道小学	王载林	(156)
抗战时期的嘉属联中	陈祖铭	(159)

忆洲泉求是小学·····	金文楚 (162)
启新小学记略·····	范雪森 (164)
回忆桐乡简师·····	沈吕均 (167)
记崇德县立简易师范学校·····	杨定国 (174)
濮院清河中学·····	闵中义 周敬文 (177)
雄河小学记略·····	颜剑明 (179)
民国时期乌青镇学校的兴替·····	徐家堤 (182)
民国时期的炉头教育·····	胡 玉 (186)
民初桐乡县城的私塾概况·····	杨永其 陈祖铭 (189)
民国时期崇德县城的医药业·····	芝 阳 (193)
民国时期洲泉镇医药事业记略·····	史国祥 (196)
草头郎中：“仙家四阿爹”·····	颜剑明 (198)
记民国时期梧桐镇的水路航运·····	杨永其 (200)
桐乡南门外新开河工程·····	沈炳元口述 (204)
民国廿三年大旱与崇德之风潮·····	梦 全 (206)
忆民国廿三年石门旱灾·····	丰 桂 (210)
略述解放前夕梧桐镇旧貌·····	伍 仁 (214)
民国时期的乌镇香市·····	汪家荣 (220)
乌青镇市河的命运·····	晓 春 (223)
乌镇留婴堂·····	徐家堤 (225)
浅谈“湖州码子”·····	李邦庆 (227)
市语·····	先 尧 (229)
福严寺近代的几位方丈·····	介 寿 (231)
民国时期桐乡、崇德的基督教会·····	纪履善 (235)

编后记

秋瑾的女弟子徐小淑

蔡 一

徐小淑，名蕴华，别署双韵，女，浙江崇德（清代称“石门”，今为桐乡县崇福镇）人，清光绪十年（1884）八月十七日生。自幼聪颖，才智过人，后求学于南浔浣溪女校，结识鉴湖女侠秋瑾，师事之，并由秋介绍参加同盟会。而后入上海爱国女校，并协助秋瑾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秋瑾在绍兴秘密发动起义，小淑以饰物资助革命。秋瑾就义后，小淑又与乃姐自华去绍兴冒死运尸。民国建立后，徐小淑热心地方教育事业，创建“崇德女校”于家乡。为解决师资缺乏之困难，又建立崇德女子师范讲习所。后又任崇德县晚村小学校长多年，为家乡教育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徐小淑一生教学不倦，能绘画，善诗词，系南社早期社员，著有《双韵轩诗词稿》，大部辑入《南社丛刊》。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为整理秋瑾遗文不遗余力。1962年7月13日，病逝于上海新华医院，终年78岁。

（一）

徐小淑家原籍衢州，明代即迁来崇德九里塘，清嘉庆间又迁居石门县城（即崇德）西水城门内北河沿（今长弄南口），徐氏世代读书做官，系书香门第，为当时县城中望族。

祖父徐宝谦，号亚陶，为光绪庚辰（1880）进士，曾任刑部郎中和安徽庐州知府。善书法绘画，喜诗词，晚年辞归故里，常与女孙们诗词唱和，小淑幼时即受其熏陶。

父亲徐多镠，号杏伯，国学生，诰封奉政大夫，晋封通奉大夫。曾任石门县商务分会长。工于诗词，喜习昆曲，对数学有专长。夫人马持玉，生二子五女。小淑行七，最幼。徐家五世皆能诗词歌赋，故小淑七岁即能诗。稍长，延请塾师在家专门教读，文才更有长进。据徐仲可《清稗类钞》中《石门徐氏一门能诗词》一条中载：“石门徐迓（亚）陶太守宝谦，工诗文辞，一门风雅，论语溪（按：崇德古名）门望者，当首推之。太守尝与妇蔡氏唱和于月到楼，女孙晚贞、蕙贞、自华、蕴华，咸待侧分韵赋诗，里巷传为盛事。”

（二）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南浔（今属湖州市郊区）创“浔溪女校”，时小淑之四姐自华已出嫁南浔梅福均，乃聘自华为女校校长，小淑亦入浔溪女校求学。在校时，与年少三岁的同学吴惠秋亲如手足。

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春，秋瑾由日本归国，在绍兴明道女学堂代课。得知南浔开办一所女校，就有意去结识几个女界同志，以扩大革命队伍。三月间至南浔参观，由浔溪女校徐自华校长接待，自华并介绍小淑与之相识。秋瑾英风侠气，谈及国事热血沸腾。徐氏姐妹相见恨晚，自华力邀秋在浔溪女校任课，秋虽革命重任在身，但盛情难却，方允暂留数月，教授日语、理化、常识等课。每逢星期二、五，秋还教学生演说，秘密传播革命道理。小淑师事秋瑾，对其十分敬佩。一日小淑

写了诗赠给老师，词藻华丽，但与时代精神不合。秋瑾针对她的弱点，回赠了小淑一诗，题为《女弟子徐小淑和韵》：

素笺一幅忽相遗，字字簪花见俊姿。

丽质天生谢道韞，史才人目汉班姬。

愧无秦聂英雄骨，有负阳春绝妙辞。

我欲期君为女杰，莫抛心力苦吟诗。

小淑铭记老师教导，此后与秋瑾不时有诗词往还，内容由无病呻吟一变为关心国事。她在秋瑾那里接受了民主革命的启蒙教育。同年五月间，小淑与同学吴惠秋由秋瑾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使她从一个闺阁千金变成了民主主义革命者。后来，小淑有一首诗赠吴惠秋，是这样写的：“年刚念二遇卿卿，光复始知会有名。先入同盟亲立誓，此身早把死生轻。”

1906年夏，秋瑾离开南浔至上海，与小淑有书信往来，互赠诗赋。秋瑾有《赠徐小淑诗》二首：

况复平生富感情，《骊歌》唱彻不堪闻。

重来敢爽临歧约，此别愁心半为君。

此身拼为同胞死，壮志犹虚与愿违。

但得有心能自奋，何愁他日不雄飞！

秋瑾对革命的乐观态度，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坚定了徐小淑走上革命道路的决心。

是年初冬，小淑由秋瑾介绍，转入上海爱国女校读书。课余协助秋瑾创办《中国女报》，报社经济困难，小淑赠饰物为报社经费。使《中国女报》在1906年12月初出刊了第一期，后又出刊了第二期。这份刊物对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起了很重要的舆论作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秋瑾回绍兴主办大通学堂，

暗中积极准备组织光复军起义，徐小淑闻知，又捐助不少首饰以充军饷。师生临别，秋瑾作诗赠小淑，中有“此别不需愁党祸，千年金石证同盟”句，以勉励其弟子。未几，小淑曾去信问及《中国女报》第三期情况，秋瑾给小淑的复信中写道：

“惠承热心，溢满朵云，聆诵之下，不胜感佩。惟敝报独立经营，财力万分支绌，况知音寥寥，将伯谁呼？同心缺少，臂助无人。叹同胞之黑暗，痛祖国之无人。不图得阁下热心青眼，赐我砭言，感何胜言。近日因经费无着，报馆暂行中止，唯三期之报，仍拟续出。如有惠稿，即赐寄绍兴南门内和畅堂收，为荷，草草手上，敬请学安，秋瑾顿首。”

秋瑾不幸被捕，殉难前五日，又从绍兴寄给小淑绝命词一纸，语句慷慨激昂，其词云：

“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日暮穷途，徒下新亭之泪；残山剩水，谁招志士之魂？不须三尺孤坟，中国已无干净土；好持一杯鲁酒，他年共唱摆仑歌。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

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

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在绍兴轩亭口遇害。

（三）

秋瑾被害后，清政府还在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徐氏姐妹获悉后，悲愤交集，托人打听绍兴情况。得知秋瑾家属因慑于清庭淫威，无人敢领取秋瑾尸体，仅由善堂草草成殓。先放在绍兴府山之麓，后又移至严家潭庵舍暂厝，但屋主得知是杀头的女革命党棺木，竟断然拒绝，只得移放在偏门头大校场近旁。柩上只覆以草扇，藉避风雨。徐氏姐妹得此消息，即与桐

城吴芝瑛女士商议，准备一起渡钱塘江赴绍兴。先至杭州其堂兄徐景卿在官巷口的店铺中落脚，合计偷运灵柩办法，决定与秋家自族合作。三日后，小淑即赴绍兴，在大通学堂工友的帮助下，小淑冒险护送灵柩，先乘夜航船到西兴，再渡钱江至杭州江干上岸。日藏夜运，几经波折，终于运抵杭州。自华、小淑又多处托人，购地西泠桥畔。1908年初，秋墓建成。墓志铭由徐自华撰，吴芝英书，著名篆刻家洲泉胡菊邻刻石。同时，徐自华还与同盟会会员陈去病一起秘密创立“秋社”，小淑成为该社早期成员之一。至是年9月，清庭巡查御史常徵到杭州，发现了秋墓，特别看了墓碑上镌刻的“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的题词，大为恼火。立即上章弹劾，奏请平墓。于是秋墓惨遭浩劫，小淑冒死去埋藏墓碑，竟被清廷巡警队击伤。后秋瑾之柩由乃兄秋葵子运送湖南秋瑾夫家。

民国元年（1912）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徐氏姐妹力主将秋瑾灵柩还葬西湖，以遂秋瑾遗愿。由秋社发起，呈请国民政府批准。请陈去病赴湘迎柩回浙。回运时，因原来棺木质地极差，几经搬运，已松散破裂，只得在灵柩外再加套材，用棉被覆裹其上，以麻绳捆扎。1912年12月24日运至上海，小淑等早已发动组织迎灵。当秋瑾灵柩由36名女学生相陪，缓缓启抬上岸时，上万名恭候群众含泪致敬，数百名身穿白衣的女学生执拂前导，至上海绍兴会馆暂厝。26日在该馆召开追悼大会，小淑慷慨陈词，泪流满面。27日，她伴灵至火车站，运往杭州安葬。

徐氏姐妹与陈去病等人组成筑墓委员会，决定仍葬西泠桥畔，秋墓二次建成。徐小淑在秋瑾生前，虽未与乃姐一样与秋瑾有后死葬先死之约，但在秋瑾遇难后，确实尽到了弟子对老师的责任。数十年后，小淑在病中弥留之际，尚怀念着她和老

师的一段交往，她在最后给好友吴惠秋的诗中，曾这样写道：

捕亡同难各奔投，儿女英雄碧血流。
五十七年真战友，秋家遗事记千秋。

忆父亲李恺良的几件事

李迎雷

我父亲李恺良青年时代与几位革命志士结为至交，又因喜爱文学，与文化界人士往来甚密。现将他在这方面几件事略记如下。

与池耕襄、陈丹池、魏莲初的亲密友谊

父亲十九岁时，离开崇德县城到石门湾的源生钱庄谋事。钱庄对门有一家吴兰卿画室，是石门镇上知识界青年常去光顾之处。父亲在工作之余也常去那儿。在那儿，他认识了池耕襄，由于两人都对文学有兴趣，都会写诗做文章，所以不久就成至交。池耕襄也出身于书香之家，他祖父是读书人，父亲开烟行，但他生母已去世，家中只有继母和继母所生的弟妹。

池耕襄读书很多，古典文学修养很好，而且思想进步，对新文化和白话文也精通。我父亲原来只懂古文，正是在池耕襄影响下才开始接触新文化和白话文。这是我父亲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

魏莲初（字蕴轩）原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因喜爱文学，中途辍学，回到石门湾想从事写作。他一回来，由于对文学的共同爱好，立即与我父亲和池耕襄结为好友。有一段时间，池耕襄和魏莲初二人为了实现作家梦，常到丛林古刹租屋读书写

文章。魏莲初家中是富商，有条件供给他们二人这样开销。不过他们最终没有成功。他们这样共同生活一年多后，池耕襄投身革命，便和魏莲初分道扬镳了。

陈丹池原是石门一位妇科医生，家中世代从医，祖上曾进宫为皇帝看过病，皇帝赐其一把木扇，因而以“陈木扇”闻名乡里。到陈丹池手里，医道已经衰退，生意也清淡。但陈丹池书法极佳，便常给别人写对联以贴补从医收入的不足。我父亲因常去看他写对联而与他相识，继而成为好友。由我父亲的介绍，池耕襄和魏莲初也与陈丹池成了好友。后来，陈、池两人又共同投身革命，又同时为革命捐躯，成了生死之交。

父亲在石门生活了四年，于1927年到上海谋事。那时，广东革命军北伐，池耕襄和陈丹池立即投身革命。父亲得知这消息，也兴奋异常，当即赋五言律诗一首寄给池耕襄。

“岁月匆匆过，蛟龙久在池。

愁多摧壮志，逆境逼诗思。

革命潮高日，青年努力时。

腾骧看兄辈，莫笑我迟迟。”

但仅仅过了二、三个月，蒋介石清共，池耕襄等人被通缉，就逃到了上海。父亲在福州路一家饭馆中请池耕襄、徐耀华、张兰三人吃饭，並即席赋诗一首：“脍是鲈鱼羹是莼，他乡同醉故乡人，劝君且尽盈觞酒，一拂征衣满袈尘。”后来，由于徐耀华父亲徐谓仁是濮院商会会长，经他疏通，徐耀华已平安无事，便与张兰回桐乡了。池耕襄一人在上海，一时找不到组织，生活很窘迫，靠我父亲经常接济他。这样过了二个多月，池耕襄才找到组织，不久被派往杭州工作。不幸由于叛徒告密，池与陈丹池、沈资田等人同时被捕，后来又都被杀害。池耕襄牺牲后，父亲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